

國朝文匯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卷十三

魏

禮字和公一字季子江西甯禮加人禧弟有季子文集

全交論

答張一衡書

鮑子韶墓誌銘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曾益齋墓誌銘

彭士望

字躬安江西甯都人初稱堂集

讀書簡要說序

祝工科奏疏序

旃鳳堂遺集序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程山堂碑記

首山濯纓記

十一

十

九

八

六

六

四

三

二

一

一

長洲舊文學顧君生壙誌

十二

邱維屏

字邦士江西南都人有邦士文集

賓融論上

十五

賓融論下

十五

別駕楊公傳

十六

竹山縣令楊公傳

十七

文學曾麗天墓誌銘

十八

李騰蛟

字成卿江西甯都人仕騰蛟與三魏及彭士望並號外林時為彭士望傳撰傳易堂九子

介之推論

十九

荀息論

十九

留侯招四皓辨

二十

林時益

字碩齋江西南昌人鎮齋本姓朱氏其文久失傳僅存此一篇今刻入易堂九子文者也

魏氏三子文集序

二十一

彭

任字中叔江西南都人

歷代文約序

二十二

彭寶傳

二十二

書明孝子傳後

二十三

曾

燦原名傳燦字青來號止山江西甯都人著有止山集

荆軻論

二十四

卓茂律禮論

二十五

上萬年伯書

二十六

冷士燭

字又燭江蘇丹徒人有江陰文集

宋論

二十七

酸心雜集敘

二十八

遊焦山記

二十九

辛氏園記

三十

陳充彝先生傳

三十一

龔烈婦傳

三十二

宗子於墓誌銘

三十三

胡承諾

字君信湖北大門人世稱石莊先生著有輝志六十二篇及經說

釋志自叙篇

三十三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三

全交論

魏禮

吾友命定交論。繼吾友復命全交論。魏子曰。旨哉乎其言哉。蓋交在定交也。自
交道之衰。人不知有交友。非不知交友。不擇交也。故凶終。御末。喪其樂。皆然。至於凶
終。御末。而人方欲全吾之交。適以居忠厚之名。陋矣。孔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書曰。慎終於始。夫五倫各有屬也。尊如君。親如親。愛敬如兄弟。善睦如妻子。皆具有
性分焉。朋友以義合。初若執塗之人。非有天性以相維也。名分以相制也。而安得死
生以之。匡之植之。彌縫其闕。患難共之。貧賤富貴一之。是故友之貌言。自喜者不可
以定交。無獨至之行。不可以定交。不堅密。不可以定交。不愚。不可以定交。汎而無
擇。不可以定交。告之以善。反覆焉而不聽。不可以定交。規人之過。非若痼癢。乃身如
賓旅。揖讓焉。不可以定交。屢遷恒焉。不可以定交。吾之德不修。學不講。不可以定交。
其有博聞高識。千百於我。吾師之。操行潔白。吾敬而事之。與人共事。吾不違而死之。
感恩而死。生報之。皆不可以言定交。交定者。無外拒。無神遠。造次夢寐。惟是友之為
信。於是乎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古人之所以難交而不
輕與者也。昔魏德公為郭泰供給灑掃。泰命作粥。三進而三呵之。德公無變容。泰曰。

吾今知子之心矣。與友善。張邵臨終曰。范巨卿乃吾死友。到君章殷子。微不與焉。王仲回之不安交。大俠陳遵。大司徒侯霸。皆不得友。其教子之言。時人服之。夫德公之於秦善矣。豈其以名高耶。邵之論死友不易也。而巨卿不足以當之。王丹之慎交。得交道矣。是故友不以德進。奚交。交道而徒尚德。猶淺之為言者也。況其下焉者乎。全交之說。蓋小言也。

答張一衡書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戕逆。承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也。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為。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墜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廊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疆壘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以於根。茲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廢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瑤。皆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

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滿。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為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覲面而失之也。方筭與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為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苦繁。多艱於摹印。而先叔兄集版乃遺百六十餘片於金陵。故先以拙集數帙奉教。主臣。

鮑子韶墓誌銘

嗚呼。鮑君子韶。予之世交。君以父始興公與予早舊。執通家誼。終身無替。記曰。此孝子之行也。僑賴西河數十年。興過從。相期許密邇。又與更甲乙。變亂中。墨書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故非特以義合。而情有過焉者矣。今將卜葬某山之原。其嗣紹昱紹永。以甯都曾遂五所次行狀來請銘。遂五之狀有古法。肖寫該詳。故舉以誌。而稍稍補綴其軼事。亦古人銘誌各成之義也。其狀曰。先生姓鮑氏。諱夢生。字子韶。號鐫齋。又號咄齋。江南歙縣棠樾村人。父叔喬。以鄉進士知廣東始興縣事。當明之末年。遭亂去官。辟地於江西贛縣。因留家焉。自先生孩提時。始與公志。

在四方未嘗一日家食及聞在贛乃間關來歸至不數月而始興公卒時先生年十二已能居喪盡禮事母孺人竭力贛人稱其孝當是時寡母孤子焚焚客寄日以窘窮曾不得一日就外傳而問學焉顧其聰穎天授於諸書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贛之宿儒雖名為淹雅莫不歎異之稍長竊摹擬為詩詞出語時能驚人於是稍稍出交贛之賢達與四方行過茲土者卓然自立於顛沛之日人於是覘鮑氏之有子年三十遭母喪哀毀骨立嘗游吳魯燕齊間一時吳魯燕齊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者過甯都魏叔子於揚州相與談論累日出語人曰魏先生真吾師遂執義於叔子之門東南亂起先生歸保其妻子於贛贛偏將軍李公廷而致之幕下從征贛諸縣負隅之寇丁巳從蔡都督攻吉安戊午客宣義將軍幕從破江西岢石寨又從破浙閩間諸賊壘先後以儒服運籌策軍門十餘年所至能相與有成功救被難民婦全活者甚眾甯都人士為刻石記先生德而將軍亦次先生功將請於朝先生辭焉其後名日益盛志日益廣辛酉歸自燕朝之近臣達官咸相為詩歌以道其行戊辰客佟將軍幕辛未二月再游東粵三月而先生以疾殂先生雄姿英采浮於面背聲琅琅如出金石生平以詣力佐其敏悟為詩詞清新雋雅矢口而談每當隙會不屑屑迂謹繩矩所與游皆當世偉人妙菴里巷之大或不敢仰視崛起困窮之中掉臂軒眉名

噪天下。其意氣之壯可謂盛矣。孰謂乃不獲效其宏偉而徒困頓摧折之於河山道路之間。彈琴寤歌之際。以終其身。可悲也夫。距其生明崇禎庚辰月日。為年五十有二。妻程碩人。側室某氏。子男三人。紹昱太學生。娶某。次紹永。娶某。程出。次紹恆。某出。女子三人。適某某。所著有江上集。紅螺詞。江樓合選。蕉桐引。凡若干卷。魏季子曰。方予與始興公安。甫廿餘歲。而始興公年長將倍。詩佔稱尊宿。然予兄弟入郡。則無日不相過從。迭為詩倡和。君猶藏弄予少年往反書疏及所為詩。君與蕪湖劉毅可。甯都曾止山。同盟好。而兩家子弟雖壯立。不少寬假焉。其在揚州也。見先叔兄於朋友。規勸以義。閱人詩文。盡意無貌言。君慨然曰。人短魏叔子者。妄甚。乃北面稱弟子。後十年。先兄始有辟舉事。先兄既下世。則引其子世侃為兄弟。君子年長世侃者。亦令循行輩執禮無失。甯都賴子弦。曾周士。酷貧士也。或經商。或坐市肆賣藥。君知其賤。交甚篤。且使其子持謙下。周士歿。猶遠致賻唁。獨問其妻子勿暴。然君雖游於達官要人。亦嘗以語言氣岸并忌諱。及尚將軍以危譴出關外。君則走京師送之。嗚呼。其視蟻趨於富貴。充奮於貧賤者。殆未可同日語也。銘曰。

風生于地而鳴于天。人生於天而反於原。雖反於原。名則有傳。名既克傳。是生存焉存。胡怛傷予情則然。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

嗚呼讀公甲乙議諸書幾欲引刀自其其胸狂呼累日夜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充耳瞠目安坐持竿視國家宗廟封疆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卒致國事崩壞身斬家滅以迄於今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宗忠簡之疽發背有以也夫按公初授太原令時賊盤踞中州舉境內無慮皆賊公與其兄以相仲志力拒之聞殺賊名督撫上其功調商邱當時天下無堅城號將帥者擁兵觀望惕息惟懼而不見前而督撫大吏不能辦賊託招撫之名以長養之河南稱殺賊者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噫使天下皆如二邑令處處遇賊雖至今治平可也賊數萬衆急攻商邱城陷公夫入張氏並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商邱民救之三曰復甦云于是公逮刑部獄獄中上書陳六事皆切中時務公不死天也冀得達天子用其言事猶有可為者執政聞之不獲上既天子以為無罪出之獄數日而京師陷公又幸不死與其兄冒死禍南下所過勵忠義結連草澤豪傑圖復讐至南南人以為從天而下也蓋當時豺虎滿道南北隔絕無能達者而公兄弟特至至則上條議及豪傑姓名山若義勇於當事公既參更閱部軍政益條陳大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為江淮屏蔽進足以取退足以守使強本固勢乃足使諸悍將為要領擬其書所經畫縷分燭照數計雖事後目

擊者不能如是。閩部題公兵部主事。經理河南。待數月。命不下。命下則勢不可為矣。公始事河南。終思用河南人。皆不獲展其志。悲夫。子讀其書。剴切練要。宋李忠定明王文成其論事。陳奏弗是過也。嗟乎。使當時無此言。未足大恨。言之而卒不一聽。天乎。何至此耶。公之書。賢者可見。聾者可聞。痿痺者可蹶然起。而當世柄臣。具五官百骸。肉其軀。飲食其腹。乃使山東河南北之地。不力爭。可掣而歸我者。棄之不復顧。而公每條一事。又並擇其經制之人。即沐猴而冠。禮鼠而人拱。亦知其為大利。斷然為之不終日。今若此。豈非天哉。公之兄病以死。且八年。而公將老。猶伏在草間。得與子論述往事。出其書對面讀之。張髯裂眦。下血淚數斗。噫。此書傳不傳。無足計。傳諸後世。將徒託空言。抑將不至託空言耶。其在天乎。其在天乎。

曾孟齋墓誌銘

嗚呼。君又逝矣。予乃誌君之墓石矣。豈不悲哉。方孤先勣之來請誌也。命之坐而語之曰。汝生也晚。顧未知吾昔者與汝翁何如。雖微汝請誌之者。予何辭。予自年十七。與翁友善。時兩人行務為簡脫。不喜循世法。然頗以交道相矜許。翁性尤疎簡。好立異同。而自持甚牢。雖一語不肯因人改遷。然於丁亥間一試有司。以予言。輒棄去。諸生服。而以虛中術食貧於四方。翁每出。予縮家政。時予亦貧。為予貸計。月給之。歸必

債人子母金母閻者甯自攻苦如淡也予得咯血病再垂死翁皆同過瑞金就醫藥愛護之如慈母保嬰也累歲月母懈人或譏之翁曰吾但知吾好友他非所恤也其以季女字吾子始生翁自言之既定約二日予內人乃得知凡義激或予所屬雖更險難勿辭然予有過愆必危言責警十反不已而外人未之知也予於汝翁若此今汝翁已矣翁望汝成立倍於常父寢食焉以之吾不規誠汝使有成是吾負汝翁今夫誌者志人之行也苟行無足述誌之何為即一行足表彪遠不可得磨滅人不為其難烏得傳是在未死時勉之矣於是誌之曰君姓曾氏諱師度字有之別號益齋蓋既壯時取改過遷善為志也家酷貧年十六為弟子員文有聲同錄中特喜予叔子頗親敬之然持論不輕相下其所言行往而不能反天性然也君為人羸弱喜病盛夏不能衣紵葛稍搖扇即執鼻涕延延不休及其棄諸生挾藝以走食也日躡腐行百里七十八里以為常暑雨祁寒住住在道路然得金未嘗自為豐腴季弟師厚幼孤君撫教之為取謝太守女孫為婦今師厚克自立能文章君性不喜佛凡至寺塔過佛不拱揖予笑之曰君過屠肆僧家勿與之拱揖乎教不必奉然佛自賢者與為拱揖不亦可乎君終不變昔元王以西僧為帝師命朝廷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祭酒李魯仲舉鵬立進曰帝師擇迎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

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餞君子。趙之嗚呼。使君
際運乘時。其亦有以自見於世矣。君父諱某。邑諸生。負氣慨。母子族祖姑也。君取予
婦外姊盧子先。散取南昌林碩齋長子楫孫之次女。女子三。長適楊一水。先生次子
晉。次適溫廣。則長子啟。季適魏世儼。禮長子也。君生萬麻。己未月日。年六十有二。卒
之。曰。予抱疾山中。卻人事。聞疾革。趣至。將屬纊矣。乃不及盡一言而訣。悲夫。予適年
遭伯兄兄子之慘。寢門外之哭。則有林碩齋耶。邦士貴池吳秉季。青州之老僧適庵。
錢塘沈甸華。嘉興稽田吳氏。年少如餘姚孫誕華。率皆有志。弊足自表見者。率抱
負以終。而吾易堂碩齋邦士之卒。予皆適。不得視其含殮。老僧適庵。望出句容。君
首所禮敬。其計至在君卒後五月。君知之。必且憮然太息也。君未卒之前四年。以五
行推語人曰。吾庚申二月死。家居以待。三月廿八日果卒。將卒。無他言。戒毋作佛事。
用鼓吹。命兒子曰。吾廬至汝拜之。遂卒。銘曰。
諫珂之鳥。憎鳥愛孤。孔子之徒。尊釋卑儒。誦其詩。讀其書。吁嗟乎士大夫。用銘琬石。
以告汝孺子先。勸。

讀書簡要說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自然之歎。卻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偽儒。則有術而無學。竟僻亦世事之右。沿緣已私。以人國僥倖。雖至於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於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為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執威而天下士人之讀書悞。進內大鑒。編自豎宦。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涓涓炎。炎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俊傑利益萬世之言。曾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為之呼搶飲血。徒以其書沈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之人一喟。嗚呼。可不謂太哀耶。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其人。丁巳夏相見。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託基於讀書簡要說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夷。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稗雜。皆一本於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工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細則敝腐敗綱。

噉菽飲水。食豕祝雞。一瞬一息。一嘆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於無窮。此子琴張秦戶之相與於無相與。有未易一二為人言者也。石樵自述著是說垂十年。其游自滇黔而齊魯而燕。於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偽。四方之阨塞形勝。不為不深。自王侯將相下逮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為不久且熟。三四十一年間。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贏絀。損益得失。進退臧否。何從何去。何因何革。固已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而獨不得了。然於行與事。則亦姑存是說。以為名世讀書之法之用。然是說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人或以為窮大失居。則詞章之錮人。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漸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於古。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而況億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脈之所丕基。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為瞻矚。豈翳易事。而不極深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資。勢利也耶。抑嘗思之。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於立志秉心。故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是二者宜互用之。是則石樵之微旨也矣。

祝工科奏疏序

嗚呼。朋黨之禍。豈不甚哉。予蓋讀工科祝公秀水垣中疏。為之低徊掩卷。亟歎國事

之不可為也。宋明兩神宗咸具大有為之資。而熙甯刻核。萬麻弛縱。漸靡之勢。本實先撥。禍乃大發。于靖康崇禎之季。黨人既起。奄豎乘之。其合勝負。俱足以敗人國家。萬麻初。江陵欲摧破之。而峻狹滿盈。無兼人之量。攻江陵者。反其道而才不能達。濟時無具。兩傷並失。尤足慨也。梁溪先生之倡學東林也。亦既懲江陵之不學無術。思有以網羅天下之人才。而陶淑其英傑。以補苴元氣。振民幹蠱。一時欣欣望盛治。乃入附不擇。借叢有徒。假經濟氣節之名。為富貴功名之寶。而混然託處於道德之地。門戶既分。刑賞益紊。鈎深索隱。變幻譎張。惟獎同伐異為務。學術陰禪。遂成氣運。梁谿先生當日曾與所親書。深切疾痛。方大悔之。而勢有所不能卻。豈惟梁谿即萬麻以迄啟禎。亦明知之。間抑而禡之。而刑戮之。而放流之。甚而誅之。而終不可得。而渙其矯詐欺罔之習。延蔓至今。國隨以盡。而尚未有已也。公是時方以考選入。侍次垣中五年。見義勇為。知無不告。胸懷落落。不設城府。與人交推分既合。即一意終始。不相負。必不肯浮湛規時變。巧利以相容悅。既授工科。受事不十月。即擠之外。遷以出。不悔也。公初令崑山。有部內紳出境逆之。邀入梁谿謁。先生為弟子。公唯唯。已念未入境。願見聖人。何敢他謁。則竟去。紳則走告梁谿。謂新令且修謁。而公竟不至。遂恥其言失。謂公立異。凡部內事。牢持大與公忤。紳止一子。學御史。稔其惡。將覩之。

公力救免。紳先是偏賂御史左右探利陰私。廉知公活其子。趨四拜謝。公固卻無是事。紳流涕去。公高才。治劇邑。百度咸理。獲報最考。選以行。此崑今前後數十年所必不能得者。公獨得之。然終以未及梁谿門。忌彌甚。公待次時。神宗方高拱淵默。章疏多留中。不報。奄豎竊喉舌。銜憲用事。而黨人陽攻之以游聲。陰厚之以規柄。中外比周。東西激射。是非蜩螗。莫適誰主。凡措置天下大故。如羣兒爭餅。交捩互奪。不盡不休。識者惴惴。已逆知有今日事。其時工科廠庫。久為奄豎盤互。窟穴其中。公既特糾田詔唐坤等之說。冒他如罷中旨。革內市。停夫工。清馬監。撤監稅次第請行。略無回護。十六門軍器。奄人估價額二十六萬。公一意省節。以外官監造。役不踰歲。僅用三萬五千金。告成事。仍勒定一書。工既竣。設法和僱運至薊門。邊防賴之。而奄豎銜之。刺骨。思所以中公者無不至。公生平尤如意人才。邊事孔亟。請特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經畧。左贊善徐光啟調度練兵。一時文武如楊溥賀世賢。喬一琦諸人。皆薦用。後俱稱職。閱科姚宗文與經畧熊廷弼交惡。飛章互讞。輦上多是閱科。而經畧方為朝臣側目。幸其必敗。公特請募兵萬人。自將出關。應援經畧。謂事急既用其人。當屏雪猜嫌。永圖共濟。緩則棄之。他日何以使人。曾不記其身作要官。自投危地。成敗弗問也。公平時與熊姚並交厚。姚同官尤敬信公。公一出則解怨交。歡可以必得。並上

疾之甯誤封疆殺經略。必不許公任調解。共成功名。募兵疏甫上。奄豎藉端騰蜚語中之。出為僉事。公拂衣竟歸。時四十八年冬十月也。公歸與二三故人為里社之會。凡所以敦厚宗族。扶掖後進。利濟閭黨者。無弗舉焉。更優游十年而終。鄉里哀之如失慈父。嗟夫。輓近百年間。朝士之病在虛。而公救之以實。寺人之利在縱。而公持之以嚴。始以未及梁谿之門。而分歧。繼以不滿中璫之壑。而府怨。終以不弛疆場之任。而撓成夫神廟聽斷。亦何嘗不知公。而場而敵之。豐部大庭。牢不可破。則即公一人以槩天下。而天下之所以至是。有由然矣。豈不痛哉。公子應熊。應鰲。咸與予善。公沒且四十年。應鰲千里屬書。謂予雖不文。曾不肯阿私。亂公是以欺來許。予哀其志。特命駕至鰲家。繙閱章疏。為之序。藏家乘以備他日國史蒐擇。後之君子。周爰咨焉。有不可得而証者。公諱耀祖。中萬麻丁。未進士。清江人。

梅鳳堂遺集序

大行陸鵬庭先生既殉節之三十有六年。予始得交其令子繁。紹比至河渚。紹出先生梅鳳堂遺集拜且言曰。先君子殉節早世。家多難。所存僅此耳。惟先生其克序先君子之文。幸無讓予。固與先生尊甫吉水公伯子震京有舊。今更與紹為三世交。因紹請。自幸其名庶幾託先生以有傳也。遂不敢以不文辭。作而歎曰。嗚呼。鵬庭先生。

豈直以文章傳者哉。國家養士三百年。惟甲科最隆且重。而少年之遇是選者。則益為當塗所推。天下咸想望其風采。顧自嘉隆後。其功烈不少概見。蓋正學不明。惑於多歧。嗜欲喪其天機。而其氣不能以自振。崇禎之季。文日以盛。朝權惟文士所黜陟。士亦負其虛聲。哀然為忠孝節義之言。間亦侈談經世。朋黨比周。互相標目。將以軼漢儒而過宋學。視天下莫已若也。天下亦憊憊然嚴憚之。謂其至未可量。則益恃其年力之富。才之橫出。而科目之塗日以長也。其虛憊之氣。非不張。試之于實用。則茫昧不知所適。疆場之已事。可睹矣。世難益亟。禍變益大。其人之技益窮。不能遁。乃始見其本質。三十四年間。所稱耆年高位。以文章負大名奔走天下者。忽然如佐人怪物。蜃市疑城。銷滅而不復見。吾于是知氣不本於天植。雖江海之盈。其涸與溝澮可立而盡。匪直其名之以物敗也。必先喪其益。惡是非惻隱之實。物始得而中之。生平之學問文章。不能以自救。則甚矣大勇之難。正氣之不可以不素蓄。吾故曰。先生不徒以文章傳。而先生之文章。固無不可傳也。先生少負奇氣。恥掄阿媚世。徒費聲名。故其發為文章。剛健而閎肆。皆鑿鑿中名實之言。思以扶植人紀。敦立頑懦。為國家措置大事。常本之史記。以著其潔。觀時變。以偏究當世之情偽。其文為海內傳誦。名盛一時。先生年二十二成進士。嘗有感於歐陽水叔蘇子瞻之言。謂前所為科舉之文。

不足事。乃殫力讀鑑。未三月。評纂殆徧。成進士之明年。吉水公卒于南徐。先生奔走日行數百里。哀感路人。及觀輓自搏其縛。盡瘁赤。更嚙臂肉。血淋漓殷腕袖。旁觀不能仰視。及聞甲申變。即欲引決。妻陳孺人引大義百端開辟。請留身報復。則之南都。復詎忤馬士英。以行人奉差。政事歸里。未幾。制兵入。雞髮令且下。先生遣召回母夫人。遠避。獨身留橫山。闔戶自經。友人持之不得死。詰旦晨起。北向叩頭曰。臣力無能為。惟一死塞責。更南向拜曰。兒不得復奉母矣。從容顧二僕笑曰。汝知我必不生。無苦我。乃登大床。解襪係授二僕縊之。卒年纔二十九。嗚呼。此先生宇宙之大文也矣。北都從死者二十二人。皆由制科。其他郡邑有名位殉義者。尚不乏人。唯先生之年為最少。予嘗讀石城吏目鄒公智之詩三截律。私心痛服。嘆為天人。其病卒貶所年二十四。而先生之死。視鄒公為尤難。其正氣宜與文山比烈。而其官與年不逮遠甚。嗚呼。其不可及也矣。先生父子兄弟。經術文章。傑出一代。而死喪流離。曾未一試其用。徒託之空言。為天下人士之所歎惜。而召以一身繼述其際。顧瞻前烈。詎不重歎。予在河渚。為先生作序。數易草。成輒毀去。感不一端。遂發壘疾。又久自雪川。經太湖。乃克成之。如雪庵僧孤棹中流。請離騷一百竟。輒哭輒摘投水中。夫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乎。予于先生亦云。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九

國學扶輪社印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嗚呼。此亡友歐陽子十交贊也。歐陽子名斌元。字憲萬。晚號麗峰居士。新建人。世居西山。家貧。幼奇慧。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十三經史鑑俱成誦。無一遺者。為諸生。受知蔡公懋德。侯公峒曾。二學使。以國士禮之。而同邑姜公曰廣清。江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嘗稱之曰。憲萬奇才。博學。景略流亞。非常人也。斌元生平。師多於友。每學一藝。即下拜師事稱弟子。必盡得其傳。嘗師事西洋士。學統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仍易名就壇事耶蘇。隨村市人後。瞻禮誦經。忘饑竟日。人或譏議之。笑謝不為止。其學舍在許旌陽拔宅地。往來遊涉多異人。斌元恒物色之。雖疥癩跛跛行乞輩。語有得。即叩頭稱弟子。同寢食。留旬月不舍去。師最異者。為陝西道士許雲房。同露坐雲房。仰瞻乾象數曰。河鼓星曲縮失度。朔方當失大將。天下自此亂矣。更以易學授斌元。遂去。俄劉杜二將軍果戰歿。丁丑始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弘。交。齒兄弟。妻子皆出見饋食。二人出則一人居守。有無通共。知天下將亂。尤加意人才。務實學。恥事章句。每論古今事。輒達旦以為常。勉德業。規切過失。稍不順。詔斥幾欲撻責。後更交貴池方嘉渭。句容朱謙露。二人皆師事斌元為門人。甲申國變。總督呂公大器為南左司馬。延之同行。南都初建時。宮府百度草創。館閣部寺諸大僚求習知典故者咸

推斌元常公會斌元角巾野服南面立諸大僚緋玉左右陪侍以次奉旨撰詔輒拱手言曰某事行某地惟先生起草斌元則高坐據案疾書授之已於事而竣如是者五日望聞之寓書曰君生平學問稍得展用然靈氣發盡不少自茲晦吝可繼乎後為呂公草二十四大罪疏特糾馬士英士英探知出斌元手銜刺骨呂公辭官歸士英將伏兵遮劫之用斌元計出間道乃免斌元懼禍不敢歸就督師史公可法于淮陽幕府先是綱從史公招徠高傑復備政國書俱出綱手綱奉差出斌元續至公侍以殊禮事無巨細俱斌元贊決之復招士望至士望以奇策進史公請與晉陽甲用高左夾攻除君側之惡公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為純乎斌元曰純字給見於易經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第五字公尚未剛健乃言純耶史公自是心憚兩人不敢用其言及守白洋河斌元更進全盤算子公大服曰歐陽憲萬無一不妙軍中嘗同榻公側身外臥晨興輒低聲言動恐驚其寢然卒未嘗用其言特為疏薦斌元推官贊畫士英待之報聞斌元亦辭不就年四月同士望歸山居後諸方起者交薦要職以母老辭益堅己丑幽憂病鬱卒年四十四無後時士望居顓南相去千里踰年始得訃奔赴書籍及生平遺稿俱散失無復存者僅得其十交贊一篇憶斌元作贊時笑曰今交道絕矣我輩交友視此條例各以類從我無後求彼得恰受不奇

國朝文匯

卷十三

十

甲前集

不濫不亦善乎。望年既踰七十益衰。恐旦暮死。而斌元行事姓名漸次湮沒。因錄贊示同人。爰述其生平行誼。問學方略。出處附書紙尾。俟來者想見大概。慰亡友於地下。而交道亦不無少有裨益。此即歐陽子天倫意氣寄託之言。為有用。而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亦有感於斯言者乎。

程山堂碑記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山嚴灘之節。槩浣花林慮之羈窮。赤壁淝水峴山之勳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為。或他人為之詩歌序記。今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圖要皆下吏老儉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為茂草荒煙。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即濯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為之二十有二年。晝夜孜孜。罔敢間。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甘京諸子。篤躬行。修古禮。盡所為。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而相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晰疑義。諸子中或願達崇問。望出

入循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為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園。可坐數百許人。在獨
孤及彈琴馬退石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潘京與師嘗
授徒其內。吾易堂諸子毋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為規益。星渚宋
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為生平僅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程山有謝
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
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號政令無敢異。其
名人鉅公。偶一據蟬蛸蟻子之地。彈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為得。思以易天下而傳
後世。俯仰陳跡。或亦未免為人所訾。若魯鄒泗嶧濞濞考亭。象山百原九巖。龍
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
極。是必其獨居衾臥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勲業蓋天下。
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兒
厚德。培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
予自視益老廢放棄。恥心油然而私喜其託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為之記。

首山濯樓記

首山亦庵中公。即陶庵之舊。為大悲閣。閣傍為樓。以居其本師墨庵老人。老人安

之名曰濯樓。名退寢之室曰臥聽。為詩紀之。以滄浪自沉樓下。環陶湖曲。許老人常編木筏。月夜偕客游泳其中。咸有記。先啟禎間。蕭次公為陶庵雜詩。林木引水灌湖。週迴數里。與其兄伯玉先生春浮相望。乙酉亂作。殲於兵。丙戌始迎中公居之。草創為亦庵。未幾。次公歿。諸子孟昉與其弟小嗣繼先志。護中公構繕。庵日以大。癸卯。老人始至。顧而樂之。時方主青原。不能分席。中公特為斯樓。為老人歸休之地。老人既退院歸。亦庵辛亥春已。諷日移居濯樓。前三日難作。冬十月。老人野死。萬安是臘。予哭老人于亦庵影堂中。中公方篤疾。幾殆。為強起。肅揖。盛蔬供。拱手向予曰。先師稱公灌吾耳。不圖今始得見。予病甚。敢以濯樓記累公。令生見之。先師不死矣。同行王子若先導。予遊遊陶陶湖。登濯樓。俯仰歎息。且言曰。中公為斯樓以待老人。一椽一桷。皆出經營。功頗鉅。老人獨於中公有終焉之志。雖浮廬招之不歸也。中公病臥。敗帷敝緼中。藥餌咸待施濟。不名一錢。而日食僧徒近千指。聞老人難作。矢以死白其志。詎老人終不得一日居所謂濯樓者。可哀矣。夫大地建帝王國都。經理兩大成。後乃湮沒。至不能保有子孫。其生平所親愛榮寵之臣妾。或轉盼不相顧。舍而他之。身死。曾不及備含殯。書記載古今住住見之。且浮屠氏之學。以因緣為偶。值寂滅為樂事。捐愛染。斷婬。妻于鬚髮。而其人乃未免有情。愛寄託。雖艱危能守其舊。以大其業。服勤其

師不敢愛其死而無悔。求之吾儒。曾不易見。若中公可感矣。于師友存亡感哀之際。人而益堅。病而益勇。窮而益厚。嗚呼。老人為得人矣。且夫老人自庚辰為勞人窮子。為刀環上人。為羈囚。為孤旅。為通客。為僧。為老病。以至于死。展轉于破巢。疊非蠻烟瘴霧。天荒山食。僂骨腐齒。鼎俎風濤。口語文章之重淵曲岸。曾不能一日安其身。以有生人之樂。近十年託跡青原。勤開示為。炮莊烹雪。出入儒釋之際。輝晰微茫。以徜徉于山水泉石雲樹之間。稍自陶寫。猶與僧徒同食盃頭飯。甘構糗。非人所堪。乃蜚語中之。自天而下。怡然行素。不為恒撓。而卒以疽發于背。血肉崩潰。言笑從容。觸暑載馳。終焉致命。此蓋天欲天下後世人。知其如此而生。如此而僧。如此而死。為之流連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厲。即五雲一步地。猶得與廬陵古達相望。顏色日夕聞惶恐灘聲。灑滌志氣。以不沒勞人于地下。亦豈必安禪示寂。以終斯樓之為愉快也哉。墨厯老人者。于高座為無可。浮屠為樂地。廬山壽昌為木立青原。為愚者。桐城為方密之先生。乙酉丙戌間。為吳石公。最後西昌為墨厯。方予哭老人。櫛孤中履。授予遺詩一帙。予讀其流寓。驛訊。瞻□自序。流離諸篇。惘惘不自得。慨歎浹口。今復為濯樓記歸之中公。以答中公之意。若夫樓居川觀之美。湖山泉林陂澤之盛。已見諸蕭氏及遊觀之言。此不復云。

長洲舊文學顧君生壻誌

舊文學長洲顧君名韓字開林東吳之務實君子也。少當平世。則務工制義。以力求肖於先輩大家。取上第為名臣。以慰悅王父鳳臺公。無忝於厥考明經君升公之嚴訓。君固泊然無輕重於其際。謂士所當為。未止此也。顧氏家法。子孫大小試後。不事他途。干謁。君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珙。撫軍張公國維。直指路公振飛。皆當世名鉅。咸器重君。以遠到期之。壬午。君升公病歿。服未闋。乃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以母在世多難。乃一意謝諸生。以白初志。乙丙間。艱阻備嘗。未免飢凍。已更奉母歸黃埭故鄉。則務力田。親勞俸。自非大病。內外巨細事。皆身先之。暑不張蓋。雨雪自持繖。徒行百十里。以為常。更得賢配施碩人。與同操作。生多男。益訓以農田力學。分任以事。為諸生者數人。聽其浮湛。曾不以科名敦迫之。既改葬君升公。哀禮逾節。見虞山家叟墓誌中。母何碩人。思城中故居。乃為升兵久踞。君多方彈力。驅出之。奉母氏居焉。丙午。母弟芳著舉於鄉。越二年。而碩人獲歿於故居。綿緼時。語君曰。吾考終斯室。惟汝功。吾目瞑矣。君既葬碩人。自以為畢一生事。以餘年徜徉古今載籍中。殆不知。今是何世。君固憾君升公之歿。與張為庸醫及地師所誤。則務精研內經。素問。與青烏堪輿諸書。其醫藥碩人。及改葬君升公。皆自為之。間行之戚友。殊有驗。

固不索謝人亦不之謝拒之則怒詬及焉君笑領而已族指數千百以事來實成者盡力為之解紛強一飯不舉也所生子又多孫一以訓子者訓之不延師聽父兄自為師為諸生者益多則一任之不復問其進取方第芳菁舉於鄉諸子焯成進士聞報曰庶事紛拏君一過為之經理而酒食燕會絕不一赴子弟知其意不强也君生平不觀優不飲酒不遊山水及嬉戲雜技惜然無所識於吳人之所嗜者盡反其所為而性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累以君升公嚴勉事舉業亦非其好既棄諸生則益酣恣於古今之書其有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事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及輒展轉窮摺之必購得之為快或書裱重及未版行而隱秘者求之益力得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當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為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閱較難精審不訛一字稍涉疑義則畫記之舉其辭問晰乃已尤嗜古金石文蟲蟲焚餘亦所珍惜皆能原其所自窮力購之食脫粟衣懸鵲不顧也與之語上下數百年人文政事皆歷歷如掌示能知其是非得失成敗興亡之所在繼之以款嗟太息悲咽不自聊識者咸哀其志與人交當其意雖晨擁篲一日十返踐雨雪獨身數十里而貨行束脩羊不辭勞費自非然者雖絕世名貴人求一顧不可得吾故知古人有

篤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而君更欲削才華。食尚簡。立於不倚。聚訓子孫。歸之寶地。不汲汲於榮名。可尚也已。嘗有日者。推算君之子命。當奇貴。君愀然曰。吾生平無大罪過。吾子何荼毒至此。知戚傳以為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歎相馬得而相子。秦之子相也。為失抑。知世之所謂祥。神人之所謂大不祥者乎。行且令吾子謝諸生。以力田訓蒙終焉矣。君志行儉朴。躬親細務。以勞生為素業。小大藏於實用。而好書耽嗜。漸靡其沈壯之氣。幾幾有鴟夸子皮陶士行之風焉。願其子孫甘餘輩。循循退讓。無朱公中子之禍。君得志。亦必不以不與。顧命為懃。煩太真之迫促。斯所以為君子也矣。君生萬曆乙卯。今庚申之閏。得三百七十甲子。嘗自卜。壞於吳縣一都帝字垣。更為元配。施卜吉於長洲縣中十九都。謂字垣各為生壙。舉裴晉公之言曰。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吾亦何容心也哉。子男六人。長執樞。次國樞。文煥。俱諸生。施出執禮。執中執圭。俱庶出。孫十六人。人龍聞韶。執桓出。從謙。國樞出。獻臣。文煥出。皆諸生。餘幼未名。鄉居黃埭河濱。橋因自稱河濱漁人。今子孫家焉。予庚申秋在吳門。將還山。瀕行。始交君。予詩文集可四十卷。版行未十一。君從魏叔子朱臥庵見予所刻文。即手鈔之。介臥庵通謁。自是晨即造予。往返十餘里。日數過。求未刻集。不旬餘。盡抄藏。弄之喜而歎曰。先生是集。道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為予有也矣。每

繳納必捧持胸膺間以經隸人為貌。最後以生壙屬予誌。君固予文章鮑叔也。其何敢辭。銘曰。

司空表聖作生壙達焉而弗貞廬山蒙叟為雲間道人生壙記蕩焉而弗微乃若河瀆之漁其臧丈人之釣非釣而饒予鱗鱗陽鱗戢尾大魚有神滅木獨立孰返其真其殆以是為桃源阡陌世其子孫者耶

竇融論上

邱維屏

尉佗竇融當秦漢之交。而據天下斗絕辟遠之地。不與于戰爭擾攘之禍。天下既定。徐擇所歸。剖符列爵。而享王公之奉。蓋自古豪傑審天下之勢而處之。未之嘗有。佗與融用其智力。拱手創為之。以要於必成。此特其奴婢偷墮私便之細智。其不至喪地滅宗。殺其身。以取笑于天下後世者。亦幸而已矣。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繇任囂。佗之智。獨能誅秦所置長吏耳。其地皆非佗所自有也。且夫融父祖世仕河西。遂欲因其地以為遺種。而梁統諸人。繇此而推奉之。此皆童子之見。足以為笑者。人之愛其祖也。于其子孫固無不愛。子孫之悖而盡反其祖父所為好事。其仇讐則必其愛者之惡。而逐之。又將甚於逐人。融之高從祖父。世仕河西。固皆漢官也。融嘗仕莽。與漢兵戰。敗昆陽。及漢入關。莽復拜為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而降。吾意融撫河西而不愧報發汗。已足為怪。況五郡豪傑。不且有旁觀竊憤而生其心者。此蓋融所以危也。且夫絕境而自守。則其外嘗有窺伺之患。而其內且有肘腋之虞。故其所直馬期任仲。幸皆庸人。遂各畔而自去。苟非然者。因張掖武威二郡之地。分河西之半。以與融角力。而逞技。融方遙延觀望。優游于羣議。彼則聲其罪。而與五郡之人共誅。而共棄之。則融雖百口亦無以自解。而融所守固已奪已。劉表劉璋。擁有荆益而不發一

卒以與天下爭。故不能開境以拒敵。慮水羅仇。家世忠孝。未忍負主。至于見殺。沮渠蒙遜因其會葬者萬餘人。哭而結之。遂分涼土。而涼亦漸以賊滅。今佗與融。晏然冀所以自全。而不知其喪滅者。特伏而未發。天下之人。遂以為其計之果得也。亦為已過矣。且夫兵至凶危。非人所擇而樂用也。思全其有以保首領。則雖危而可以救死。豈有螫。故能獲其食。虎豹日噬人。然後得安處其穴而長其子。如佗之時。不能用秦徒民。席捲而出。湘黔道庸。雄直入武關。以興亡秦之師會。此固已知其因循苟且。事皆出於幸成。而其中實無有矣。向使項羽入烏江亭。長之言。欲王江東。而據全楚之南。以拒漢。彼其番禹。蓋有不足取者。而佗之死。其無足以自慕。吾觀吳為一番陽令也。以女妻羣盜。而率百越從諸侯滅秦。使閩越東海。皆以奉廢君長。佐漢入關。擊項籍。身與天下之大功。而稱王於數世。繇此言之。則彼趙佗者。雖謂為奴才。不為過也。

資融論下

夫資融坐而自守。隱然有張天錫呂隆之禍伏。而不及察。若其禍發而身滅。又未嘗有覆義之節。足以不愧其先。而垂名于後世。獨河西自武帝始開。以斷匈奴之右臂。其地殷富兵精。足為割據之資。彼其匈奴單于。常思復其先世之故土。而封何魄焉。虛芳。莫不有兼并之心。則融之所守。其為力蓋百倍於尉佗何者。南海桂林象郡。特

秦以謫徙民之域而已。以中原視之。如贅疣之不足為輕重。吾故曰。竇融之才。其勝于尉佗者。已不止數倍。非夫齟齬不足數者。藉口而易為也。尉佗所據。可以乘天下虎爭擾攘。無暇以及我。而因循以保中國之所棄。使融才不足以撫雄傑。而輯羌胡。則雖欲帶河為固。而亦有所不能。蓋嘗論天下守禦攻擊之計。有必不可恃。一而獨勝。而佗與融獨為其守者。尉佗之時。天下之勢在于中原。而江南揚越之區。其財賦皮革。匏木之屬。犀象玳瑁珠璣。瑁銀銅果布之利。未之盡興。長江巨嶺。險猶未夷。為人所不習出。故英雄之起。不肯出死力。以犯天下之難。而爭人所不必欲。是以項籍棄其地而不王。尉佗乘其間。而可以長守。然英雄之士。苟得其地。而知所以用之。則亦未始不足以攻取而勝戰。吳夫差與晉人爭長於黃池。越王無疆西伐楚。北伐齊。而與中國爭強。項羽起會稽。與八千人渡江。破虎狼之秦。制天下。而稱霸王。李陵以丹陽五千人。殺匈奴之眾。且數萬。劉裕出建康之守。以北破燕。西入秦。陳霸先糾始興豪傑。而侯景以北來。驍將為之敗死。其劉繇之有曲阿。王郎之有會稽。華歆之有豫章。自唐末五代之亂。越州劉漢宏。洪州鍾匡時。撫州危全諷。虔州譚播。漳州鄧處訥。桂州劉仕政。廣州馬瑀。福州范曄。則皆破降走死相隨。而待盡。此無他。吳郭山越之夫。天下素以為柔脆不足慮。乘其不意。出吾強以擊之。雖堅悍如匈奴。可以摧之。

而立破。而後世仕宦商賈。已夷習江嶺之險。見其財產貨集。居天下之什九。則易固其柔脆。而懼伏之。此固不容以不爭。是故事出吳芮之計。常操其勝而不敗。苟為尉佗之策。非幸其時其地。不為夫人之所覲。則其破滅。有不待再計者矣。然當融之世。河西固不僅與江南比。此吾所以獨為融惜也。

別駕楊公傳

公諱燧。字心緯。姓楊氏。世為甯都城南人。代以文學政績著。家世詳竹山公傳中。公幼輒敏穎。下筆如泉。之傾注不可禦。年十二。學使者奇賞之。拔置第一補郡學弟子員。嗣是每試與二兄煥燧並冠郡縣學。時雙江有楊氏兄弟之譽。煥即竹山公也。天啟壬戌。用登極恩。選貢成均。縣學則公從子文彬。其同選者皆當時聞人。清江楊文正公廷麟相知最深。公潛心義理之學。築精舍於南郊。日與賓友飲酒談論。遇忠孝節烈之事。輒慷慨歌呼。不能自禁。崇禎壬午。除授雲南臨安通判。以病辭。是時四方盜賊蜂起。兩京淪陷。公撫膺飲泣。不欲有生。乙酉秋。文正公以相國督師入覲。過甯都。欲公偕行。公曰。燧年已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君父之靈。得與相國重握手。道故幸也。苟其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畢生平之事。貪生以辱身。吾不為也。文正公壯之。執公手曰。今日正需招致豪傑。相與佐理。君即不能。豈無才子姪。

可共事者乎。公乃薦其從姪文琦。遂題投兵部主事。同守贛城。丙戌。城將陷。文正謂文琦曰。事急矣。毋從我死。文琦曰。與相國同心戮力。久置此身於度外。豈今日見危遂醜顏以逃乎。竟同死贛城。時公避亂山中。聞贛城陷。文琦與相國殉義。痛哭無時。披髮佯狂。或再日不食。已丑。久。挈家歸城。庚寅。邑城破。公謂家人曰。吾得見相國於地下。無愧。遂冠帶自經。死三日。後。兵入掠見容貌如生。咸歎異之。南昌彭士望更爲詩輓公。讀者至感泣。嗟夫。公一介書生。未嘗膺萬爵厚祿。即不屈其志。入山蹈海。爲世外逸民。未嘗不可以自成其高。而不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素心要結之言不敢負。而豈聞於已仕未仕哉。公之志爲不可及矣。

竹山縣令楊公傳

公諱煥。字漢章。姓楊氏。甯都人。父宗邑。廩生。贈文林郎。竹山知縣。祖應元。選貢。福建福甯州海防同知。曾祖澄。鄉貢。廣東博羅縣教諭。世以文學著稱。公少負才名。試輒冠其曹。由廩生中萬麻。己酉。副榜。應天。啟丁卯。鄉貢。廷試第一。選授湖廣竹山縣知縣。縣苦關稅繁重。公條奏。遂革除之。商賴以通。山勢四面如城。古所云方城是也。頻罹水患。公率父老審視周諮而疏洩之。更造孔陽橋。築上庸隄。民自是免胥溺之慘。時流寇竊發。屢動王師。縣當川陝要衝。軍需旁午。公念民不死于兵。先死于役。乃酌

貧富定遠近疎數之制。而民困以蘇。前徵收多假手胥役。肆為科歛。侵蝕射影。糧戶至破家蕩產。公首覈田畝。糧毋隱匿。酌緩急立期限。專令親輸。而通負以清。俗好訐訟。公以寬仁化之。嘗曰。五刑之用。原以警愚。非任吾喜怒也。任內議大辟者絕無。徒流不過數人而已。均州饑。民散走至竹山。僚屬慮其生變。議逐之。公不忍。設法賑錢米。蒙全活者數千人。卒安貼無事。鄖西土寇踞城。上官委公招撫。公出其不意。入鄖西城。賊疑有兵繼後。遽據遁去。會均州駐防軍利民從賊。聲言必屠之。城中士民將棄城走。公治牛酒犒于境外。言境內皆良民。帥不悅。公以厲言拒之。兵不敢入。及公還。老幼擁馬前拜。且泣曰。非公我輩無噍類矣。公以事至他縣。出百里外。襄糧自隨。僅脫粟飯。或上官要人過。亦不能飾廚傳以悅其意。妻兄弟某受他人囑。冀恩。議白金三百兩。公曰。吾豈能以私情廢公議乎。妻兄弟拂然而去。竹山為流寇窺伺。宣言欲圍營于此。公預修城樓。守關隘。訓練驍勇。與民効死。城賴以全。遂興學校。建塔補文峯。時與諸生問難經義。士風丕變。適上官以兵餉欲科于額外。公忽忽不樂。解組辭歸。榜于庭。有舉心動念。一一堪對人言之句。噫。若公者。庶幾不負所學者矣。世俗專重進士。以舉貢為不及。不知才與德由于性。成於學。非以進士舉貢為軒輊也。無怪吏職之不稱。古治之不可復。吾故于公而考其所建立。夫豈不在于人哉。公子之

文過邑廩生。文達歲貢。孫國英歲貢。

文學曹麗天墓誌銘

曾麗天二孤尚儔尚俊。將以歲之戊午十月十有七日。葬其父。遂述其大略以來。丐予書其封墓之石。蓋余為其通家之屬者三世矣。見厯其少長。其志氣之軒然。自出欲亟發其先聲之樹。立于當世者。今猶若其不亡也。予既傷麗天歿身之蚤。而見二子雖幼。孤能舉其父之生平。必得文以舉其葬。遂亦不辭以不文而誌之。麗天者。其字也。名傳炤。子兄弟行。居最季。以崇禎己卯歲二月二十三日。生于皇考少司馬公之官舍。生五歲。公官轉遷至兵科都給事。而公獨愛其穎秀。每抱置客座。諸貴人客雜至。言步天六壬遁甲之術。舉其要語使之誦。即應口成。公客皆詫異之。明年公歸里。又三年公卒。而公之最小子哭公而死者三矣。公始歸復起任。兵柄既解而病卒。兵亂四萃。麗天走避亂。遂為賊所得。麗天于是九歲。給其賊曰。某所地有金。賊信之。往取金。而麗天遂自脫去。所居並易堂。先後得從咸齋勾庭兩先生遊。稍長為文字。咸齋必目曰。此鳥才也。十七歲始為縣諸生。日有茗。然麗天志意顧灑灑然。望先司馬而企而及之矣。麗天酒酣。輒又自工字畫。其詩歌古文辭。每就正易堂諸先生。麗天尚氣誼。不肯自鄙俗。與曾尚士為文字交。尚士死。痛哭不遽止。居數月。若有所失。

擇師使尚士二子與尚儔尚俊同學擇配配二子視二子如已二子縣豪奴蟻訟縉紳士負其金多縉紳士幾不得直麗天作書父執李宗伯論列之奴聞大懼陰貽麗天金麗天曰吾願肯受此耶竟卻之縉紳士乃得直麗天詩古文益遠出郡司理周君見尤愛之引為同調然麗天志獨在科舉欲執其文以復取先人之名第者數矣麗天年三十八更直鄉試其闈卷既得雋卒以額罷去麗天乃憤憤其抑鬱悲慨之情乃多見之詩篇亦用以豪達自放焉是時周司理已為府太原遺書招致麗天麗天亦欲改而就國子監試行及徐州病作遂死是為庚戌歲九月十有五日明年喪始歸于縣麗天娶婦湯氏兵尚書湯公來賀之叔女為其二孤言麗天之略如此婦生二子尚儔尚俊尚儔生允試麗天之葬墓在縣安福鄉小湖村之高坡地肖仙人側掌形首卒而趾乙嗟夫麗天其志氣猶不亡矣而即葬於此又孰謂荒遊之夫得以其文莫之哉

介之推論

李騰蛟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于開國承家之際必不舍人言天而啟人主以驕恣之漸也昔晉文公出亡險阻艱難未嘗不備而卒復其國者不可謂非從者之功乃介推以祿之弗及遂曰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夫以己不得祿之故而欲二三子皆不蒙賞豈人情乎文公之過鄭也鄭文公不禮焉叔詹曰天之所啟又曰有三士足以上人子玉請殺文公楚子曰天將興之又曰其從者忠而能力固未嘗專言天也乃推一則曰天再則曰天蓋既憾夫君之不予吾祿而遷怒于二三子之不吾請遂發憤而為此言耳使其君聞而信之則從亡之功沒而狐趙顓臾輩皆將如後世功臣之不可以自保而人主之援天自神輕信符命者又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文公之至河也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捐之勇犯聞而夜哭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有功者也而君後之由此觀之公豈能不自負狐趙哉而益以之推貪功之說其一言足以殺狐趙而有餘矣甚矣推之貪憤失言而不顧貽天下後世之大害也傳曰豈有齒以焚其身介子不得祿而怨卒以自焚其身非以賄之故耶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于人臣一無所與而負定策之勳推即位之賞醜然受

之而毫不知媿此真貪天之功者也

荀息論

人知殺申生者驪姬也。而不知其由于荀息。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而不知其亦由于荀息。曷言之。荀息里克皆晉之大臣也。而息尤獻公所倚任者。當公之出公子于曲沃也。使之伐東山皋落氏。里克既極言其不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克不對而退。則克固無負于太子矣。且士為小臣也。猶惓惓以固宗子為言。而晉諸臣亦無不與太子者。使息此時申明大義以告。一言之不已。則再。再言之不已。則三。公見中外之不吾與也。必不冒昧而行廢立。而姬亦將漸消其邪謀。又何姬與二五之足患哉。乃息朝夕侍君。獻至廢立之際。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足以動其心。而闢其口。此士為之所以不敢有後言。而里克亦因之以中止。姬遂得與中大夫成其謀矣。申生將安所逃死乎。故曰。申生之死。荀息殺之也。息固傳奚齊者。且立齊何以又曰殺齊。不知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為人保傳者。必當為之計久遠。當獻公卒。息不從其亂命。而與里克之徒同立文公。文公立。按姬與二五之罪。而誅之以申國法。則三公子之徒。其忿洩矣。又何亂之敢生。且文公德息之不立齊卓而立已也。未必遽加害于齊卓。而齊卓或反可以得全。乃計不出此。而使其死于里克之

手息雖百死又何益哉。故曰息殺之也。張華之附賈氏與荀息之鄙驪姬無以異。而姬之譖殺申生更毒于賈之殺愍懷太子。乃後世謂華逆而息忠者。殆以其能死也。不知荀息之死乃匹夫匹婦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此以塞責耳。豈真能成仁取義哉。然則春秋又何以書及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前此曾書及矣。及孔父則書孔父。及仇牧則書仇牧。今及荀息則亦自書荀息。雖不失其官。亦未必概為春秋之所賢也。晉里克弑其君則為賊矣。迨晉殺克則又書官。豈一人之身生則賊而死則賢乎。愚謂書讀春秋者不必盡執其例。

留侯招四皓辨

史謂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留侯張良杜門不出。呂后使建成侯澤劫良。良乃進招致四皓之計。嗚呼。此豈良之為乎。使良為此。適以危太子耳。烏能安太子哉。夫帝之欲易太子。不過謂太子仁柔。非有罪也。良為帷幄大臣。無術以全太子。而乃為此迂疏無益之謀。以僥倖于萬一。此在當日叔孫通策之所不為者。而謂良為之乎。人主處尊位。雖父子之間。不能不生嫌忌。帝欲廢太子。太子無罪。故雖欲廢而無辭。今乃招延賓客。跡類于植黨者之所為。則帝之廢太子為有詞矣。如史之所云。適足以犯帝之怒。而速太子之廢耳。又何安太子之有。良固善畫策者。必不為此迂疎無益

之謀也。且使此策果足以安太子。則良宜早進之于后。而乃侍呂澤之劫而強要之。而後從乎。然則太子卒得以不易者。其誰為之乎。曰良為之也。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呂后泣言于帝。帝遂自行。則帝之于后。未嘗不曲徇之矣。雖云其計出于四時。而良與二三大臣。遂不見及此耶。良說帝令太子監國。帝從之。且令良傳太子。此豈有意必易太子者哉。光武之易太子。廢也以先廢郭后。故得拔立于以嘗之說。若呂后者。非帝所得而廢也。不能廢后。則必不能易太子。良知之。故不言。且來問為太子言。此固大臣之用。心。而其智見于幾先者。何謂其紛紛召外人乎。史乃不直歸功于良。而謂良本招此四人。豈不誣哉。況四人者。史既云其義不為漢臣。今乃以幣帛之故而從太子。則其望不足取重于天下。良雖得而致之。亦無與太子之甚也矣。溫公之編通鑑也。不載留侯招致四皓之事。而胡氏考異極辨其誣。余因得而論之。使讀史者不為馬遷好奇炫異之說所欺也。

魏氏三子文集序

林時益

魏氏三子者。甯都魏天民徵君之子。長曰際瑞。字善伯。是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為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為師。而兄弟相為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禮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于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于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為至多。天下遂謂之甯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三子嘗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然則三子之各具其本末者。亦可見矣。今簡其所作。欲出而與天下相正。爰付梓人以代鈔錄。蓋不特其文。即其人亦于是乎似之。余于三子為易堂友。而齒則兄行也。叙其始末。無溢美焉。其曰世傑。字興士者。是為伯子之子。世倣字昭士。世儼字敬士者。是謂季子之子。又本叔伯父兄以為師。于是亦附其文于編末云。

歷代文約序

彭任

山居課兒孫。因及古人之文。論其世盛衰之大畧。兒曹請簡擇其尤者而鈔之。名曰文約。序之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經即史。史即經也。後世之所謂經史。道其所道。事其所事。是以不為道與事分。而經史亦遂已截然分而為二已。其興子集竝四。自唐庫書目始。先秦西漢。其文可謂盛矣。而傑出者董賈馬班劉揚之徒。其文以英偉之氣。直言其所欲言。而議論昌明。無頗雜文辭。故其辭達而意暢。所以二千餘年為不可及。東京以降。固無可論矣。至唐元和韓愈氏。因文以求道。而李翱柳宗元並繼相與振起。而文章始復于古。迄宋初柳開欲為古文。至明道慶祿間。尹洙兄弟穆修二程子歐曾倡之。而道德文章之盛。至建炎慶元而不衰。以及明興之初。劉宋王方猶有存其遺風焉。至于今二三百餘年。其間興敗盛衰不一。而或者乃曰。文章與時代為升降。至于今。文曰趨而靡也。由于宋季之末。風俗卑萎。為老生學究之習。嗚呼。此豈可謂為智者之言哉。夫苟舍唐宋而反求于秦漢之上。以此為嗜古修辭。雖僅能成其貌似。而全失其真。不知天下豈有外理而可為遠者乎。豈有無法而可行遠者乎。唐荆川之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夫法以有法為法。而其為法

也嚴而不可犯。吾嘗謂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而神意行乎其間，辭足以自達而已。後之人師其法，不襲其辭，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若夫博學深思，窮理研幾，得其神與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以不為治存，不為亂亡。豈世運之所可得而限耶？或曰：孔子之教，博文約禮。今子于文亦約，無乃太簡乎？曰：孔子不有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彭寶傳

彭寶字茗柯，余族之諸父行也。狀貌古樸如愚，生平少喜愠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厄于場屋，嘗三副鄉元而卒，困窮以至于死。父兄力學，亦並不見于當時。以此遂絕意，不令寶就學。故平生未嘗從師受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資質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羣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韻、笑字彙、小註亦能誦其八九。邑貴胄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析義滿懷而止。為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構，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子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為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嘗專學。家貧，拙于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欲資贖，始得贅黃溪龍古村廖氏。外舅予硯田五十畝，因學校有學校詩，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精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為業。有為畧詩數值奇窮，夏無帷

冬無絮與妻子常呻吟徹夜各有詩一戰著十年既破不能再製有赤腳詩其處境人所不堪亦不以告人卒怡然自安不妄枝求其狀貌偉軀強項長準方頤坐立挺特如山類可壽考者而竟以暴威終年五十四論者悼之

書啞孝子傳後

言出于口行出于身動作見于四肢而皆由乎心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邵堯夫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而盡之于心故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明神得而知之矣崔孝子口啞身孿廢其言動而于其父母養生送死無缺于禮至于當為之事視其力之可為而不遺顧其行出于身者似于廢言動之孝子獨得其全也王汲公為之傳其亦見邵子尚行之意者乎嗚呼其將以慨能言能行者乎其將甚慨夫衣書之儒而自言道德孝弟者乎是可傳也

荆軻論

曾燦

世之論荆軻者。以為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于輕刺秦王以亡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為不足咎軻也。軻之咎。在聽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願欲以齊桓公之所為望之耶。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實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至終不與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于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劫秦王于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于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計。當圖窮匕首見時。不把袖生劫王。而急手以搥其喉。出濡縷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皇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為朋黨。以起釁于內。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燼。以攻其外。秦之為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于巢。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曰是君也。死。雖其少安。始皇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事而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略。嗚呼。軻之計誠出于此。雖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輕騎按行銅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效郭令公以見執。

者比比也。夫欲謀大事。不能知敵之為人。以定其計。而妄布古人之所為。其亦殆矣。

卓茂律禮論

古者先王。懼人情之或變而立之法也。更貪則罰。民奸則刑。不于其大而畧其小。不于其重而忽其輕。適以入吾法者罪之。是故吏安于上。民服于下。俯仰翼翼以求避夫法律之所禁。後世惡其嚴而樂其寬。而通之以其情。遂使老姦大猾坐守其失。至於遷延滋蔓而不可採。昔卓茂為密令。民以受遺訴其亭長。茂曰。是禮也。以通情者也。不罪民。不罪吏。而冀以感其意。此其意不可謂不善。今夫民而以受遺告也。或者其吏之平曰。將有貪婪放恣于其下者乎。吾以為奸民之欲逞其志也。必先自阿諛媚媚以曲奉其長。懼其令之燭其奸。而又預為之辭以掩其罪。使令聽吾言。必加罪于吏。吏它日有白于其令也。必以是為讐民之口也。而不信。此其巧賊陰猾固常欲泥夫先王之大法。而使之不能以必行。雖然。吏苟無所受于民也。則其民猶將有畏于其吏。今亭長無故而受之。而令復以為其情也。則天下法之所不得行者。而禮得而行之。天下其誰不以為情。且夫情者。聖人所能禁。而大賢以下所不能也。有遺第五倫千里馬者。雖不受。當選舉終身不能忘其人。吾誠不知茂謂亭長于倫為何如。然使民以禮遺。而吏復以禮受。則他日苟有訟其人于吏者。方欲究之以法。而又不

不有所依違于其間以酬其平日餽問之勞彼民幸其吏方且轉相做法以快其私而終不能執法以相懲然則吏民同罪予吾又以為不可彼其民之作奸犯科如此也情法所不赦不待智者而知之而亭長冒冒然受纖悉之遺以犯大律之所禁雖其法不可贖而其情則不至于大惡則姑從而寬之曰吾以觀汝之能自新與否使其吏不至于大縱而吾處夫吾情者吾未嘗執天下人使之相隨而入于殺也此則法之所得為也

上萬年伯書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于郡縣所以振發者由于郡縣今日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于郡縣其請得言之貧吏奸胥漁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貧富畏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于郡縣者也庸才涖政惟耽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吏無敢于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取鮮素民皆非兵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間有才畧自負思立功名于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于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以畏上司之心轉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事倉卒束手莫支此所謂振發于郡縣者

也。蓋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因事構亂而已。浸假成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為，則此百人者無能為也。郡之安，安于泰山矣。郡守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為，則此千人者無能為也。省會京師之安，安于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為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贛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于私鬪，餉非不足，而沒于官胥。悍寇巨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于今。蹶發者將起于後。使有賢有力者于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荒獨之民，平日逼于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洊作。出爾反爾，有勢既不能助，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往往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用人之道。其難數端，以名望用，則僞倖者進。以言語用，則浮夸者進。以故暱用，則疎遠者不得進。以資格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拔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得在祿位有功能而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問者。綜核名實，試可而後用。無或虛譽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接以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

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以執事。干城腹心。蕃布郡縣。畫之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之應我如臂指。應心各訓其兵。各措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內顧之憂。而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者是已。

宋論

冷士嶠

宋太祖親覩唐末五季。強臣悍將。篡逆奪弑之禍。思痛革其弊。以懲勸歛諉。釋去諸將兵權善矣。不釋必有唐末五季之禍。獨恨其用之之太早耳。然則當以何時用。待全蜀既定。江南已平。而後用之也耶。曰。猶未也。夫環視天下。其立國之強。士馬之壯。戰壘之逼。不在江南全蜀。而在肘腋肩臂之契丹定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太祖言也。何太祖明於料唐。而不明於料契丹定難耶。夫契丹之割據幽薊。逼近中原。而定難之保有銀夏。為患西陲。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中國之利。使當日者。太祖初并列國。奄有中土。老成宿將。久戰知兵。而於是時。養精蓄銳。簡練士卒。親率大軍。西征北討。果其渠率掃其積氛。必能混一區宇。底定函夏。待蕩平之後。乃行此謀。此萬世計也。豈不善哉。胡乃勇於革弊。不俟中原廓清。區宇混一。輒行收奪。改任文臣。黜宿將。以致養禍將來。貽患後世。雖云待滿五十萬贖此一方。當其時。豈乏此五十萬。而必待內設封樁耶。其不汲汲也可知。太宗繼之。因仍襲故。又怯不為慮。雖二次用兵。皆非量敵慮勝審謀周真之舉。一則因滅漢之餘。將驕兵惰。蔑視其敵。而彼則老成持重。以逸待勞。是所謂彼懼我驕。彼奮我怠。操之所以以八十萬而焚。堅之所以以百二十萬而走者也。一則輕信。賀令圖父子之妄謀。不聞中書。不察虛的。率爾

興師。又不親臨行陣。造次而委曹彬。彬復深進易退。動遵節制。以及於敗。自是以後。遂諱言用兵。至於繼遠兄弟。不乘其微小。亟早圖之。乃賜姓割地。屢被欺罔。執服不常。墮其術中。久而浸強。遂一意羈縻。不復思戰。所謂萌蘖不剪。遂蔓斧柯。不數十年。而我之老宿喪亡。積戾成習。敵之根深蒂固。蓄結益厚。二寇交構。互相為難。左牽右掣。勢難猝圖。而議幣議和。幸以偷安。卒難再振。以迄於亡。悲夫。此宋之失。不失於徽欽。而失於太祖太宗。不沒於金元之迷興。而沒於遼夏之未除。不亡於積戾之不振。而亡於矯弊之過偏。且又不亡於矯弊之過偏。而正亡於釋權之太早也。可以論宋矣。

酸心雜集敘

余客吳門。偶於同舍生篋中。得所謂酸心雜集者。讀之而喜。喜而悲。遂卒業。書無著述姓氏。無倫次類例。多載前明季遺事及雜詩文等篇。問其所自。曰得之一楚樵氏者。足下果悅之。盍序諸。余乃手書數語。喟然而歎。且言曰。嗚呼。此古采薇麥秀之遺響也。當在前明烈皇帝時。舊華板蕩之日。公卿大夫之枋事。及羣工庶僚之在百執事者。一皆庸邪。懷媚懷祿。市寵營私。朋比自利之人。日惟分樹黨讎。用門戶相齟齬。國家疆場宗社牧圉之事。置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朝廷復自矜小察。而煬敵於庸。在

由是寔安鳩毒。養其癰而不知。幸而有輸納忠款。逆鱗敢諫之士。輒又嚴刑斥抑之。使不獲伸其一言。吁嗟乎。侵尋陵遲。以迄於土崩糜沸。而不可救遏。此明之所以遽亡也。以今觀是書。皆遺聞軼事。多所未見。持酸楚動聽。不堪多讀。吾意當日之成此書者。豈當國未亡時。事猶可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日冀其言之一聽。而說之一行。至於終不可回。而隱憂沈痛。無所籲控。乃不得已而筆之。以存其志者耶。抑於國破家亡之後。而江山離黍。萬感增懷。猶縷綿繾綣之不已。而於此三致意耶。將極痛其身之遭蒙禍難。顛播流離。追惟往事。愴懷無聊。以自寫其鬱伊者耶。舉莫可問。然要之總不外憂愁幽思。而不平牢騷感憤者近是。或曰。若是則子之序之。固當與桑海遺錄。草莽私乘。西臺哭記。冬青引等書。其存不朽。他日金匱石室之求。史官文獻之訪。米均於是乎在。然獨奈其無姓氏。無倫次類例。不能不雜亂而無章。是為可深痛惜耳。余曰。非然。昔屈大夫之作離騷。何嘗有倫次類例耶。而百千年下至今日存。蓋其放臣逐子。棄妻怨婦。心煩意亂。悲思憂憤之來。隨時隨事。而有言者。且奚暇計其為他日之米求。修次整理。而行天下傳後世也耶。是特在其讀之者之能循其名通其志。原其心。推其所以為之之義。而不必問其為誰何氏。俟知者知而已。了然大得其說矣。且余嘗觀古人書。多稱無名氏詩三百篇。如其人者蓋寡。第誦其詩。讀其

書其意可知。其人從可知矣。又何必區區大羊其歲月而甲乙其姓也耶。即次其說歸之生還而去。

遊焦山記

山在南徐之北郭外。立奔濤中。與象山距峙。斷陘斬峽。江出其腹。故謂之海門。更以其枝江別注。分流限險。人罕至。咸呼為海門國。又謂之海門島云。漢末有焦先生者。辟地其上。丙辰夏五月八日。余與何子雍。南宗子子發。王子季守。由北固放輕舸順流而東。抵絕壁下。乃共相攀磴。傾曲出其重椒。披草萊。尋先生故棲隱處。其地重樾交陰。層崖蔽虧。仰視斷壁。石垂垂欲落。蒼苔翠柏。皆欹生石罅中。遂嗒然解衣磅礴其下。時當夏仲。彷彿猶暮春月時。薰風不煩。清氣自至。山中黃鳥。復幽鳴寂歷。各倚石藉草。徘徊者移時乃去。余與季守復脫巾枝上。循水濬。探鵲銘遺跡。石間微瀾漱清。端可愛。於是捫蘿更造雙峰嵯。登其閣。時落日欲沒。沈浮江上。明霞爛空。波水盡赤。遙望浮玉。滄滄遠水間。小於拳石。迫暮始降。宿松寥閣中。閣之前軒。特阻出江外。對江南斷岸。石皆新立。東去則滄波曠蕩。一水際。遙岑隱隱。當是圖。雲數峰倚欄。憑几。則風帆往來。出於筆墨之前。江流潺湲。漱於枕榻之下。煙雲昏旦。頃刻萬殊。遂留閣中七日。而余四人者。吟游寢處。飽飲其間。曾不知為遠廬之一宿也。由是飯蔬。

飲水甘於膏腴。余以為是皆山水之助。宗子曰。茲游也。良愜。獨不可以無詩。於是乎皆詩。又曰。更不可以無記。於是乃記焉。

辛氏園記

黃鶴山下。多林木。巖石。兩谿盤回。清泉出其間。好事者規以為園。池亭館樹花石竹樹果卉皆具。歲已末。余來讀書其間。卒歲將歸。有老人者進而請曰。子之館斯也。且一歲。知斯園之本末乎。蓋園創自某氏。迄今不四十年。而為主者六。初莫不鳩工庀事。塗澤鏤。若不拔計。然不數載。即轉售他人。其最後為一達姓者。有增飾都煥。每造日。車馬賓客僕隸錯林木。喧闐雜沓。馬嘶左右。居人辟易。咸驚走避。匿巖谷間。不敢出。吁。曾幾何時。而復更今氏。然園雖更。余以守者得不易。嗟乎。以余之視六姓。豈不猶過客逆旅之一宿。而六姓之視茲園。非傳舍已乎。雖然。余老矣。此及見者。余聞之。蓋重有感於其間。以為天下物何常之有。昔郭汾陽以再造勲。一時甲第亭榭樓臺傾海內。沒未幾。元和間。宅遂已為寺。李衛公營半泉。購天下奇木怪石。充拓其中。至誠其子孫曰。吾沒後。以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詎不數傳而已。非故物。史稱衛公卓犖有大節。不飲酒。無聲色娛。其雄畧壯志固一代偉人。豈盈虛消息之理。尚有所未遠。而身後之物猶戀戀耶。抑富貴驕侈之佚欲。不獨鄙夫庸子。躍獸守一毛者。憤

憤即英豪雄傑。斷絕不羈之人。亦往往感溺不免。若齊景公之登牛山。魏武之望西陵者。皆是。悲夫。從來盛衰興廢。更遞變遷。新故之理。固不如是。則是即園且不足恃。而又奚有於其主。老人曰。雖然。抑更有說焉。吾見前六姓者之於斯。終歲局鑰。不一二至。今吾子處此行。吟嘯歌琴。尊文友。盤游傲。晚休偃於其間。是六姓者之所有。固不如吾之能久。而吾以四十年之老於斯。又不如吾子一歲間之有得也。吾觀老人之言。大有類乎達者。吁。嗟乎。茲園者何足道。而其變遷更革。盛衰興廢之故。已足感人若是。若余夙所遭。歷幾何時。而滄桑陵谷。至有不可問者。當又何如耶。老人者。固余之雍門周也。因記之。

陳充彝先生傳

先生京口人。少聰穎。有奇志。讀書求大意。雅不喜章句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家貧。為里塾師。及壯。屢躋於時。因喟然曰。余豈為一第厄哉。乃盡斥其少時業。一意為古文。歌詩。未幾。秦隴間盜起。廷論悉泄。泄莫以為亟。先生聞之。每酒酣。於東中。輒奮袂扼腕。投箸而起。謂人曰。自神宗來。國家晏安久。朝政闇茸廢弛。束於制科。又不能收雄才壯畧之士。使庸蒿成名。而頑頓集。託之徒。充塞當路。大臣復煬敵其上。分門植黨。交構殆無虛日。今揭竿麻起。羣盜滿山。猶因循玩忽。茫無碩畫。是養亂滋禍。天下事

將不知其所終。一時人咸愕眙相顧。而先生自若也。既而曰。大丈夫立功建業。此其時哉。余安能復從事雕蟲。俾寂寂老牖下。因去而更曰。揣摩經濟有用之學。凡天文地志。韜鈴兵食。邊籌治亂。以及風角占驗諸書。莫不攻徹究變。迨中原鼎沸。江之左患之。先生曰。余夜占乾象。天意有在。殆不可遁。以近地論。斗牛閒多殺氣。當在淮揚分。然揚為甚。其不免乎。先是有輔臣負重望。荷推轂者。皆以為必殄寇。先生曰。無庸也。行且寇必滋熾。已而悉然。又嘗策其郡之郭不任兵。西一山高而臨攻。則敵必得志於斯。倘城之而犄角。可百世利也。圖而上之。兵守者守不之善。後卒如所慮。及兵逼江之北。隔壑相望。民惶甚。不自意保其進而卜。先生門者蓋踵相接也。先生曰。幸無慮。非謂其不來。第無傷耳。迄亦驗。時自監司郡守以下。莫不隆禮賓師之。然從未聞一干以私。先後尚書管公紹甯都御史張公國維。張公伯鯨。聘薦皆不應。吁。先生雖不用。而其所論議謀謨。隱憂先識。皆一時之所不能及。使當日東國成膺寄命者。皆能如先生憂時料事。預為之防。亟為之慮。則明之天下。綢繆消殄。豈復有甲申之事哉。先生莊而嚴。厚重朴實。不苟言笑。冬月必著扇於手。以其拘也。人咸目為夫子。夫子云。性尤嗜博考。其所手鈔錄。讐校異書。秘籍幾十卷。一日災其樓。燬焉。先生曰。豈天實厄余耶。自是遂無志於世云。時已年七十。乃曰。下簾為君平業。約得錢百文。

即撤而歸。蓋不謀其美也。一日忽無病卒。年八十三。一子幼嶠。嘗受業先生門。先生之教嶠益勤也。諸所述皆嘗所目擊而承於先生者。故具道之。先生名允昌。字應期。晚更斯號。

野史氏曰。余讀史至侯生亞父。益未嘗不悲於一過。而幸其危之得也。使當日者一賢之不遭其會。老田間耳。惡能奮其才智以成功謀。使聲名施於後世哉。雖然。年逾七十而一逢焉。何其僅也。如世之懷才抱畧。不偶於時。終身淪落。困廢無所表長。至於沒沒與腐草同歸者。豈少也哉。吁。可慨也。可慨也。如先生者。不其人耶。

龔烈婦傳

烈婦謝氏。揚之興化人。夫龔行。縣頻年被水。室廬蕩沒。貧無依隨。其夫攜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腐豆為生。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為曹。每憑藉聲威。吞蝥細民。江甯人田五者。勾屯卒朋。放息錢肆。舍與行居相望。竊謝及女姿。屢過謁之。謝嚴拒。匿其女不出。一日行晨外以事。田即挾羣少過謝。佯酒後索茶。乘醉遂犯謝。謝倉皇號呼。田怒。即仆謝地。拳毆之。女出拯。隨犯女。女急走。腕猶憤憤欲入內。值鄰眾集擁多人。始陽陽去。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為黨渠魁。乃教田作偽券。即羣過索負。因痛毆行。鄰並竇知之。素怵田。莫敢為行直者。行不能伸。乃奔憩之。

官官漫弗省。反答行。勒償田負。且連謝庭。行歸語謝。謝與女仰天呼曰。冤哉天乎。此誰控乎。已隸復擁行去。暮謝猶篝燈候行。夜深行不返。乃持女手泣曰。以吾故陷汝。父黑冤中。即吾死不足恤。獨憐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獨生。即生亦蒙不潔名。願相從。得仍為母子。謝曰。悲哉。恨汝父不即歸。痛無一言與相訣耳。言訖。復相持哭。哀號之聲。慘動鄰室。比舍莫不聞者。迨雞三唱時。遂不復聞聲。乃以敝赤帶繫身。及女臂。開門。連袂投河津死。及曙。鄰媼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尸雙涌從水中出。時盛暑。踰五日殮。面猶色若生也。莫不驚以為神。謝時年三十四。女十七。嗚呼。君臣父子夫婦分一也。往古不暇論。厥自兵興。更變以來。耳目所聞。槁殉君殉國。仗節死難者。固不乏人。然而叨重恩。膺顯爵。立威名於天下。或身任城土之責。或負社稷之寄。荷尚方推轂之寵。往往儕節毀義。蒙而喪羞。偷旦夕之生。苟升斗之祿。忘君負國不能一死者。比比皆是。吁。其視烈婦之捐軀為何如也。女名巧。或曰。烈婦時已有身。蓋殞三命云。

冷子曰。前一年有趙氏婦。亦死於烈。邑紳士里民感其節。千餘人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羣圍送葬。釜鼎山下。觀者擁閭巷。礙不得行。道經謝戶外。謝聞之。特與女出視。吁。嗟歎義重以為榮。曰。人生如是足矣。及凶既伏辜。奉命坊表。邑紳士里民為文。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肅祭鼓樂白衣冠一如前趙時舉二區復送至釜鼎山下與趙墓並敘列墓表其坊墓前而歸吁謝至是母子願遂矣故人人貴其有志云此詢之鄰老媪者洵不誣

宗子發墓誌銘

君宗姓金陵上元人其先世為宋忠簡公澤後因忠簡墓在京口遂自義烏徙家焉八世孫英烈公必大又自京口徙廣陵之興化已復遷上元隸籍焉故君為上元人君幼清秀十五補博士弟子時居舊京為江南都會海內屬承平久祖繼部公父湖州司馬皆豪舉好客所與交悉一時名儒士君雖少時已駸駸名噪江國為王謝家佳公子矣未幾潮州公沒遭國變遂棄去諸生服避地高郵湖西再徙昭陽土室中謝去一切惟日窮訂經史即羹藜飯糗時有不繼如是者垂二十年論著之暇顧獨喜從芑山張先生游時芑山匿跡秣陵居草庵中亦惟君得相與往還不絕也故其學問文章得之芑山者為多君為文出入經史立言必有根據無矯激隱突矜奇昂詭之習溫醇典雅一程之矩度嗚呼明至神熹後文散亂極矣誇鬻氣並纖靡吞剝剽襲之弊無所不有時即有一二才智之士思起而振之而力未逮遂侵尋胥溺而迄於亡君每竊以為憂而遂有兩漢文古詩賦之刪既而曰有原矣無委可乎於是又取唐宋明十大家唐明詩諸家刪之吁嗟乎君貧士也一布衣處草茅之下而欲

以區區葦素之力。挽頽風變積習。其為願也不已奢乎。然而特守貞求志。淬礪名檢。考古証今。博學強記。推原於本末之際。著論立說。發蒙開瞶。冀有功於世道。何其偉也。悲夫。惜乎其未有遇也。藉使君生當其會。得時行志。立於公卿之上。主衡文之柄。如韓文公之在元和。歐陽文忠之於熙豐元祐時。其為起八代之衰。變五季之習。無難耳。乃令其徒存草土。重以貧困流離。摧折結轡。鬱抑遽廬之下。而為窮愁者之著書也。哀哉。余與君締交久。意相得甚。聚合時。非登高憑遠。即商榷詩文。正訂經史。間燒鐙夜坐。燭跋漏沉。至述往事。話衷曲。感遭逢。則輒共低垂哽塞。無一語如不能勝吁。時蓋未嘗不傍徨累慨。泣下霑衣也。君諱元豫。字子發。晚更號半石。嘉靖中有學憲公諱臣。與李攀龍王世貞相倡和。世所稱七才子者。君之族叔祖也。以別駕公諱節者為高祖。秀水丞諱伊者為曾大父。繕部司諱世中者為大父。而潮州司馬諱萬化者則君考也。初娶賀光祿丞寅所公女。再娶秦文學臣溥公女。子男二。長熙。五歲殤。質出。次勳。年二十五。未娶。先君沒。秦出子女一。適學使徐公孫某。質出。以康熙丙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京江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即以是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忠簡公墓之對隴。其撰著則有兩漢文刪。古詩賦刪。臥游錄。唐宋明十大家文刪。唐二十家明二十家詩刪。志小錄。韓杜合刪。焚餘彙文三卷。詩三卷。既莫。余次君生。

平而為之志如此嗟乎憶癸酉春余卧病君來視余屬曰倘不起敢以墓誌累君君曰無憂也自今吾二人交相訂君前吾為志君前君為志死生之言各勿相歸當是時吾病方劇故以志屬為君者而孰意今吾竟為志也乎哉銘曰

歸依賢祖何必反乎故墳文章不朽安用有其後人即二者已自足恕於君故得藉以銘之幽宮以慰君之魂

釋志自敘篇

胡承諾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為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為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為形。各自為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精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為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為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偽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為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血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

國朝文匯

卷十三

三

國學扶輪社印

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實有偏全。學有真偽。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為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事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為優。然而遜於不虛。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驚翰也。王通為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為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涉瀆頗僻。周

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為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為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即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即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即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為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憂獨。則允執之謂也。先王所以為教。後人所為學。必如是為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即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背。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動而思。隨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

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為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為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立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逆之心。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為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富貴。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求其用。故無弃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為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為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雖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為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迹蒙垢。有為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

與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為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間。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為有用成材。不為無用敵器也。為廟堂美質。不為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為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疎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做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為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道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其重。自為其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由警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隱於前。曰。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

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騁。不以詩賦雜文。偶為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輩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為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為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為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賈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為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言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二章言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載。三章言嗣父少為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詞雖鄙俚。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瑞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為魏瑞立祠。與都之祠。鳴吻與泰極殿。挈其飛翔。蜀撫瑞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為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警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甯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為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瑞敗矣。所以天下皆祠蜀獨無祠。夫以彌天。

狂騷遇諸方熾舉世蒙蔽一方瞠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為此然不可移者雖搢胸伏鎗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為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為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方躅汗簡英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彈宸慕而通寤寐不如觀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柸色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然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何為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近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鉤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贊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暴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肯所學是以我為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為政也以人為政者難期擇其自為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謨亦其志焉爾